

(上接第4版)在国外,生活在一种我从未完全融入的文化中,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了新的看法,也让我能够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国家。我的写作经常涉及文化差异和作为局外人的经历,我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在国家间迁移的经历。

**阮刻银微:**我成长的地方和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几乎一样,紧挨着彼此,都是越南的经济中心。我爱我现在居住的西贡,我一直认为我可以在那里度过余生,无需再去其他地方。然而,我的小说总是从一座城市开始,例如,我2022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这也是我最近的一本小说,是2018年在上海写的。

你的问题很好,它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作为作家的本质,或我与作为写作工作中的普通人的自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认为,我内心总是有移居和尝试不同生活的强烈冲动,并且是的,我需要更多的经历来进行创作。有时,这种移居需要一种极端的态度,不再与旧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纠缠,即使这次旅行只持续两个月,就像这次一样,这样当我和上海告别,回到西贡时,西贡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全新的。但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无论在哪里写作都只是写作,在那段时间里,我会更关心如何表达我的写作。

**佐尔尼萨:**我的家乡和我现在居住的城市不同,但它们相距很近——只有30公里,所以,我想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生活中,我都处于稳定的状态。我更喜欢稳定的状态,但近年来我发现自己在梦想着冒险。

**埃米利奥:**我写过一个叫《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但我从未去过塞瓦斯托波尔,也从未去过乌克兰或俄罗斯的任何地方。我也从未去过珠穆朗玛峰,而书中的另一个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我出生在圣保罗,在那里长大。我对书中人物之一克劳斯在圣保罗出没的地方并不陌生——市中心的剧院、小意大利的老式餐馆、共和国广场周围。但我不想因为我对某个世界很熟悉,而让它影响我的写作方式。

在小说中,如果我们对某个事物了解得太多,有时反而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会沉迷于自己的认知能力。这可能和一无所知一样糟糕。比起城市的现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它们如何呈现。稳定或迁徙的状态的确存在,并且很重要,但在虚构的广阔世界中,它们又不存在且不重要。我书中的故事发生地,比如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珠穆朗玛峰、利马市、圣保罗……我试图从对这些地方的呈现出发,或者更准确地说,从这些呈现如何能够包含真实本身的角度出发,在虚构作品中,比现实本身更贴近真实。在书中,塞瓦斯托波尔首先出现在一张明信片上,然后是一幅地图上;喜马拉雅山看起来像纸板做的,出现在一场商业拍摄中;20世纪80年代的利马市几乎是一种幻觉,而克劳斯就是从一部关于圣保罗的B级恐怖片里走出来的吸血鬼……所有这些都营造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氛围,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喜欢这样。

**福阿特:**我出生时伊斯坦布尔有500万人口。现在我52岁时,伊斯坦布尔有1700万人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约300万难民。当然,城市基础设施的结构和变化对我的写作有影响。这就像你所处的周遭环境和社会正在转向,而你的身体就必须尝试适应新的条件。同样,我们的笔也试图反映所处城市的变化。

## 阅读、观察、感受与思考,用文字逼近“短暂却又永恒”的世界

**记者:**这次旅行带书了吗?一般来说,你在旅行时会选择读什么样的书?

**福阿特:**我像以前一样带了几本书。

其中一本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恩·福塞的《忧郁症》。我应该说,我真的很不喜欢它,只看了100页就放弃了。然后我读了土耳其小说家艾费尔·通奇的小说《奥斯曼》,这是一部很棒的立体主义杰作。另一本是荷兰作家阿农·格伦伯格的《蒂尔扎》,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阮刻银微:**这次旅行,我带了两本书来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保罗·奥克斯特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我身边还有作家王宏图送给我的残雪作品集。我当然总是优先阅读小说,因为我是个小说家,即使在旅行中,我也需要一些东西来提升我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填充信息。

**埃米利奥:**我带了一本关于美国雕塑家理查德·塞拉的文章和访谈集。曲线、椭圆、巨大物体的重量在他的书里突然变成“闪耀、自由、漂浮的结构”,我想它可能与后工业时代的上海产生共鸣。但现在我正在读我的编辑朋友彭伦送给我的——一本非常棒、非常有创意的书——来自中国作家双雪涛的《艳粉街》。我还在读李白的诗(我目前最喜欢的是《静夜思》)和艾青20世纪50年代南美之旅时写的诗,这是樊星教授送给我的礼物。当我旅行时,我特别喜欢读在旅途中遇到的书籍和作者。

**艾米:**我读了匡灵秀的《巴别塔》,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架空历史奇幻小说,探讨了翻译和语言作为权力和殖民主义工具的主题。我选择它是因为主角是19世纪牛津的中国留学生。我还在读厄修拉·勒古恩的《小说创作指南》,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对写作和讲故事有很多睿智的见解。我倾向于选择与我旅行目的地和旅行计划有关的书,所以这次是所选的中国和写作的相关作品。

**佐尔尼萨:**为了这次旅行,我带了大约二十本书——几本最喜欢的小说、一些哲学书籍、两本我非常喜欢的诗集,以及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海记》。我带的一些书是我最喜欢的,甚至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通常旅行时,我会选择一本熟悉且深爱的书,还有一两本对我来说是新书,通常一本是小说,另一本则是关于文学或植物学的科学或学术书籍。作家必须对许多事物感兴趣,并详细了解许多事物,以便能够创造出可信的世界。

**彼得:**我带了一本用我母语德语写的书,是奥地利作家里克的《马尔特日记》。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了自己巴黎的时光。他感知巴黎的方式,就是我试图感知上海的方式。

**记者:**今年上海写作计划的主题是“纪实与虚构”。在你的写作中,哪一部分对你来说更重要?

**阮刻银微:**我在为该计划所写的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我想引用以下段落来代替回答:“写作时,我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天堂。许多从事电影、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领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创作意味着写下一些东西。一切都始于文字。作为作家,我很难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或反对,因为无论它导向何方,最终都可能显得傲慢。但我确信文字给我带来了许多真理。我经常被问道,你是自己小说和剧本中的人物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塑造了一些人物,而写作过程就是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的人物可以追随他们的真理。所以,最终人物是我还是另一个人,这真的重要吗?在我的天堂里,只有吃了禁果的女人,和为了追随她而放弃一切的男人。或者,当女人离开后,男人会留下来与蛇共舞。”“事实上,作者在写作时就是上帝,尽管他们的创作不是在七天之内完成的。而每位上帝都有自己的真理,这种真理既不依赖于事实,也不依赖于虚构。想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仿佛人类历史仅仅被压缩在一百年里,短暂却又永恒。”

**埃米利奥:**我近期的主要兴趣之一是

思考现实如何在虚构中(以及在社交网站、短视频网站等由叙事构成的平台上)得到呈现。我想讲述关于人类、人性戏剧的故事。但与此同时,身处2024年的当下,我们阅读文学的方式与过去不同。因此,我希望我的写作也是对小说现状、叙事局限的一种评论。所有这些都略带虚幻,因此也更加真实。

**艾米:**我几乎只写虚构作品,专注于科幻和奇幻等题材,所以我会说虚构更重要。但纪实对我为小说所做的背景研究具有很大相关性,因为我在构建虚构世界时力求达到纪实般的可信度。我也总是提醒自己,纪实并不是对现实的客观记录,而是一种精心的构建,就像虚构作品一样。

## 作家的使命,是把同时代的人们的故事传递给未来的读者

**记者:**在你最近的写作中,你最关注并最渴望写哪个主题?为什么?

**绵矢莉莎:**我在上海是一个人过的,所以在房间里,或者在街上,我想了很多深刻的内容。自己今后会以怎样的方式变老,或者世界会变成怎样的方式呢。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但是孤独之后才注意到的事情很多。我想在下次作品中写下这样的自己的想法。

**福阿特:**在每部小说中,我都试图关注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以及潜伏在我对世界的理解和关注中的多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彻底的彼此理解,因此在我的写作中,也努力向着彼此理解靠近。目前为止,我在写作中关注的主要主题是:身份、命运和爱情、生存还是毁灭,以及文学和日常生活。

在我即将于上海完成的一部小说中,我试图探讨了人与国家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家会怎样。小说发生在一艘船上,船员们靠自己的力量求生,没有任何层面意义上的国家系统,他们在这里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搭建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作品背后,我想表达的是,在当下,有不少观点和声音会宣称民主、国家、法律之类的东西都是无用的,人只要享受生活就好。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会被灌输这样的想法?这是我的人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佐尔尼萨:**在我的写作中,大自然、生态和人类的幻想是我一以贯之的关注对象。

**阮刻银微:**从第一本书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写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我稍微透露一下近期正在写的小说:它讲述的是越南男性世代传承断裂的现象。我观察到,战争之后,我们失去了太多的男性,几乎使一个精英阶层消失殆尽。在如此的情况下,下一代男性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也一直以不同形式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写了在爱情中的疏离;第二本书中,写到了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疏离;第三本书关注了在社会快速发展期间的疏离,这部作品则关于起源。我并不试图解释或说明这种疏离,只是尽可能地把人们放在一起,他们会自动产生那种疏离感。

**埃米利奥:**简单来说,我近期的写作关注的是渴望与失落、痴迷与疯狂、失败与坚持。

**记者:**你认为作家是否承担某种使命?

**佐尔尼萨:**首先,我的使命是描述我想象中的世界和人物,因为它们一定承载着我对现实世界的直觉判断和所感受、发现的真理。现实世界是许多虚构的总和,其中一些可能是危险的。我真的希望我能揭示一些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无意识地带来的、潜藏着的虚构和恐惧,或者我可

以追溯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现实所证明的其他虚构的后果。另一个使命,是让人们思考、感受和表达自己。尽管我们有现代的教育体系,但我们仍然缺乏表达情感、恐惧和欲望的工具,这是我们未来将会面临的危险之一。最后——我作为作家的使命,是探寻生而为人的感觉,以及人类是否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特别。

**绵矢莉莎:**作家是肩负着使命的。作为一名作家,我的使命是聆听同时代人的梦,并将它们编织成一篇篇虚构的故事。作家的生命有限,但我们笔下的故事却能跨越时间长河,凝结成永恒。我愿用我的笔,把同时代的人们的故事传递给未来的读者。

**福阿特:**我不认为作家有拯救世界、人类或和平的使命。不,不是这样的。但我相信并努力成为一名尊重环境、妇女权利和劳动权利的作家。但最重要的是,我尊重我的母语土耳其语,如果一位作家有使命的话,我的使命是防止它消亡并丰富它。

**埃米利奥:**用作家的眼睛、作家的笔去看一切,并且帮助读者去看。

**阮刻银微:**作家的使命是讲故事。人类永远不会放弃讲故事的习惯,这是他们生存或变得不朽的方式。我知道,每个人都有重要的故事要讲,我相信每天送货的司机看到的故事比我多。如果我被选中成为一名作家,那么首先要讲的重要故事就不再是我自己的故事了。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哪一部是你最推荐中国读者阅读的?

**阮刻银微:**我认为我的第三部小说《万色虚无》。主人公是一位在西贡的中文老师,她只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什么也没给她留下。在她出生和长大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但她一直在寻找叫做“起源”的东西,这就是她选择隐喻性地学习汉字的原因。直到她爱上了一个女孩,她教这个女孩中文,那个女孩在生活中处在作品标题所示的“万色”但“虚无”之中。事实上,这本书是对“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或者从‘我是谁’的角度来说,是否值得存在”这一问题的延续,也是上面关于近期我写作主题的问题的延续。

**埃米利奥:**有一篇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和访谈很适合。小说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访谈的名字叫作《埃米利奥论故事的嵌套》。

**艾米:**我的第一部小说《水的记忆》探讨了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茶文化中获得灵感。它还描绘了一位年轻女性在虚构的独裁政权下,在艰难处境中在个人道德和对家庭及社区的责任之间做出的艰难选择。我相信其中一些事情可能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这本小说也已经有中文版推出,能够在很多地方读到。

**佐尔尼萨:**《海的模型》(短篇小说),但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包括我尚未完成的小说《瓦迪安案》。

**彼得:**我在2017年在上海开始写一本书。这本书可能是最适合中国读者的。作品名字叫《另一个》,2020年由奥地利Laurin出版社出版。

**福阿特:**我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大巴扎》应该能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美好。这是关于12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15世纪60年代左右为大巴扎的建设作出贡献的故事。他们有不同的行为、种族、信仰和生活方式,就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大巴扎让这些拥有巨大不同的人相聚在一起。在这部作品翻译到不同国家,以多个版本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良好的反馈和评论,我相信与中国读者谈论它会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